



◀ 查看蜂巢脾的一会功夫,老王的手被叮了两下。



◀ 7日上午,老王和屋内的妻子各自忙碌着手里的活。



◀ 一个个蜂箱离不开养蜂人的精心照料。

追香逐蜜养蜂人

文/片 本报记者 冷炳豪



8日中午,养蜂人老王轻轻翻转蜂巢脾,查看酿蜜的情况。



老王用力将蜂巢脾上的蜜蜂抖落。

一年四季,养蜂人跋山涉水追赶花期,“嗡嗡”的蜂鸣声奏响他们的甜蜜生活。已故作家苇岸说:“放蜂人是大地寻找花朵的人,季节是他的向导”。一项帐篷,没有水没有电,花开在哪里,家安在哪里,这就是养蜂人的生活。

5月7日晚9点,日照营子河路边一小片杨树被路灯刷上了金黄,微凉的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,高大树干下一顶不大的帐篷孤零零地落在沙土地上,老王叼着烟,出了神地看着三十多个外表斑驳的蜂箱,离得虽不接近,依稀能听到“嗡嗡”的声音。老王说:“这些小家伙们确实勤快,不分白天黑天地忙活。我连续七年来日照,今天是这次来日照的第三天。”

四十多岁的老王是河南人,2003年开始跟老伴儿一起带着蜂箱追赶花期,山东、河北、内蒙、四川、湖北、福建……花开人来,花落人走,他们见过大半个中国的春天,却最期待每年家乡的寒冬,只有春节的那十几天,他们才能睡在不透风的瓦房,跟亲人们团聚。“养蜂子跟在家种地,打工比起来,体力上相对轻松,挣钱差不多,但就是想家里的孩子。”老王说。

两年前,老王的儿子跟儿媳也加入到了养蜂的队伍,由于跟随的养蜂队伍不同,采蜜的地点常常是相隔上百里地。

“大儿子和儿媳现在在莒县,蜂箱又离不开人照应。过几天儿子或者儿媳可能到我们这边看看孩子。”老王两岁大的孙女从断了奶就跟着老两口,由于平日里接触不到爷爷奶奶之外的人,偶尔见到陌生人时,会一个劲地躲到奶奶的怀里,而对让多数孩子避之唯恐不及的蜜蜂,小丫头确能视若无物。

低头钻进老王的帐篷,里面是木板床,各式装饮用水和蜂蜜用的大桶小桶,一盏白炽灯是唯一的“家电”。

“我们吃水用电都得找附近的住户帮忙,给人家水电钱,不收的时候就送些蜂蜜。要是太远扯不了电线,晚上只能摸黑了。”老王吐了口烟,说得不紧不慢。

近十年的“追花”生活,老王一家早已习惯了贯穿始终的清净。“来日照之前,儿子给买了部功能简单的手机,实在无聊了就听听手机里的歌。空闲了我会骑着车子转,万平口和海曲公园每次都要去转转。”老王指了指停在帐篷边的“大金

鹿”自行车。

8日上午,再见老王时他正在蜂箱边忙碌着。戴上自制的简单网罩,老王利索地掀开一个蜂箱盖,抽出其中一块蜂巢脾(蜂巢脾由蜜蜂用蜂蜡修造而成,是蜜蜂栖息、繁衍育子、贮存食物的场所)。蜂巢脾的两面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正在酿蜜的蜜蜂,他轻轻翻转,查看酿蜜情况。

“每天查看蜂巢脾是最主要的工作,一是看蜂蜜没达到收成的标准,再就是看蜜蜂的状况。一只蜜蜂得了病,不及时处理很快就传染一箱蜜蜂,再就是怕附近的花打过农药,那样就不得不换地方了。”

“嗡嗡”的蜂鸣合着老王的河南话。老王说养蜂和种庄稼一样都是看天吃饭,养蜂人都知道“好天、好花、好蜜”的顺口溜,一旦下雨或刮北风,蜜蜂不但采不到蜂蜜,还得靠蜂蜜或白糖果腹。赶上了花期但赶不上好天气,蜂蜜的收成还是会大受影响。“我现在有两个手机卡,一个是老家河南的,另一个是日照的,办完卡就立马定了天气预报。”

老王用力将蜂巢脾上的蜜蜂抖落,“嗡”一声成堆的蜜蜂迅速洒落。然后拿起一把割蜜刀,轻轻地将蜂巢脾两面白色的蜂蜡割下,切开,一股蜂蜜的清芬扑鼻而来。“这三十多个蜂箱,一箱就有两万多只蜜蜂,一个花季下来,差不多能收上百斤蜂蜜。”

问起老王以后的打算,老王不假思索,“过了六一去河北承德。”半晌,自己笑了笑,说没有什么打算,把孙女看好,把蜜蜂养好就是最大的“任务”。



一顶帐篷,没有水没有电,花开在哪里,养蜂人的“家”就安在哪里。